

冉平◎著

蒙古往事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蒙古往事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蒙古往事 / 冉平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133-0060-5

I. ①蒙… II. ①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78486号

蒙古往事

冉平 著

责任编辑: 何 睿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老 俚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11.12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0月第一版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060-5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天生一个苍色的狼
和一个惨白的鹿
一起渡过腾吉思海子，
在斡嫩河的源头
不儿罕山下相合了，
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巴塔赤罕。
巴塔赤罕的儿子叫塔马察；
塔马察的儿子叫豁里察尔；
豁里察尔的儿子叫阿兀站李罗温；
阿兀站李罗温的儿子叫撒里合察兀；
撒里合察兀的儿子叫也客你敦；
也客你敦的儿子叫与锁赤；
与锁赤的儿子叫合尔出；

合尔出的儿子，名叫李儿只吉歹。

李儿只吉歹的妻子名叫忙豁勒真，她生的儿子名叫脱罗豁真。

脱罗豁真娶了李罗斯琴做妻子，他有两匹好骗马，一匹答亦尔马，一匹李罗马。

脱罗豁真有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都蛙锁豁尔，一个叫朵奔。

都蛙生一只独眼，长在额头中央，能望见远在三程以外的事情。

有一天兄弟俩上了不儿罕山，望见一丛百姓顺着统格黎河边行来。

都蛙见那丛百姓中有个女子生得美貌，要索来给弟弟做妻子。

朵奔下山去看了，那女子果然生得美，名叫阿阑。

阿阑为朵奔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不古讷台，一个叫别古讷台。

朵奔死了以后阿阑又生了三个儿子，一个叫忽合答吉，一个叫不合秃撒只，一个叫李端察尔。

不古讷台兄弟俩背地里疑惑：咱这母亲身边没有丈夫，又无房亲兄弟，只有那使唤的马夫，这三个兄弟是和谁生的呢？

有一天，阿阑母亲煮熟了蜡羊跟他们说，

你们的父亲死后，每晚都有一个黄白色的人从天窗飘进来，他摩挲我的肚皮，把他日月般的光芒透进我身体，

天一亮他便黄狗似的钻出去了。

你们这三个兄弟不就是天的儿子么？

现在谁也看不出，他们中间的人将来要收管天下，

到了那时人们自己就信了。

阿阑母亲死后，兄弟五人分财产，哥哥们都嫌李端察尔愚

弱，不把他当兄弟。

孛端察尔独自骑了匹秃尾子马顺斡嫩河去了。

没有吃的，捡狼食剩的；没有住的，结起个草庵。

冬天了，孛端察尔看见都亦连山来了一丛无首领的百姓，
就去找他的哥哥们说，

那丛百姓不分大小，就像身体没有头，衣服没有领，容易
取来。

兄弟们掳了那丛百姓，吃的和使的都有了，还有一个怀孕
的妇人，

孛端察尔将她做了妻子。

生了一个儿子唤作札只剌歹，后来作了札答兰姓氏。

再生一个儿子名叫巴阿里歹，后来作了巴阿邻姓氏。

.....

孛端察尔同哥哥们离分了，作了孛儿只斤姓氏。

《蒙古秘史》

《蒙古秘史》成书于十三世纪，全书蒙古语。记述了成吉思汗的先祖谱系、传说和事迹，最先秘藏于内廷，不准外人阅读，后原文散失。明洪武时经翰林译员搜集，用同音汉字记述、转译，流传于世。《蒙古秘史》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诗，享誉世界的古典文学名著。全书共282节，作者佚名。

第一章

1

他躺着听，在草地上，张着鼻孔，眯着眼，别人还以为他睡着了，其实没有，要是察拉合唱错一句，他能立刻听出来。但察拉合没唱错，不可能，老察拉合能唱出祖上十九代的故事，从没错过。是这些故事把他唱老了。年轻时候的察拉合长什么样子，没人见过，也速该也没见过。察拉合比他大二十岁、四十岁，或者一百岁，谁知道呢。也速该还年轻，他每次出征前必听老察拉合唱歌，他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，他就是听他的歌长大的。这个老察拉合没有眼睛，靠鼻子分辨早晨和傍晚，男人和女人，不用看。

他听他唱，顺便想着心事。耳朵听歌不妨碍心里想事，可以分开，也可以合在一起，怎么都行，像平地走马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太阳累了，躺下了，扑通一声。风停了，浮尘还在空中飘，一层黄，一层蓝，一层红，渐渐重叠，沉落，在颤动的马耳朵上，狗尾巴上，又被抖落到草地上。帐篷里飘出肉香，和浮尘们掺在一起，带着土腥气，黄昏的气味。秋天的黄昏就是这个味儿。察拉合接着唱他的，不管有人听还是没人听，从

来都是这样：他想唱的时候谁也拦不住，不想唱的时候打死也不会开口。当他唱到伟大的阿阑母亲与天光相合的故事时，也速该的眼前浮现出诃额伦的脸。诃额伦不是阿阑圣母，诃额伦是也速该的妻子，纯正的翁吉刺女人，高个子，鹿眼，弯眉毛，皮肤细腻光滑。

去年，他和兄弟们打猎，在山窝后面的雪地里看到一对女人的靴印，两只靴印中间有个窟窿，拳头样大小，这是一窝新鲜的尿迹，深不见底，如同冒着热气的泉眼，穿透了冻硬的积雪。他一看，心立刻抽紧了。他还发现，不远处有一条车辙，也是新鲜的。就是那辆来自翁吉刺的婚车，被一群蔑尔乞人护着。于是，他对他的兄弟们说，这个女人是长生天^①送给我的，她能为我生一被窝的儿子！

打散了蔑尔乞人，他把她带回了蒙古乞颜部，为她换上新娘的衣服，他问她叫什么，她说她的名字叫做诃额伦。

这个诃额伦跟别的女人不一样，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什么，平时翘着下巴颏，看人的眼神不躲闪。当他喝醉了酒，冲她举起拳头的时候，她不怕他，不哭不叫，就拿那种眼神看着他，说，可怜的。真是奇怪，她可怜他！她的声音不高，语气平静。更奇怪的是，她那么一说，他的拳头便松开了，自动的。再以后，乞颜部的人都传开了，也速该成了不打女人的男人。别的女人们说，凭什么呀？让醉酒的丈夫把拳头藏进袖筒，像猫一样去睡觉？她们说，男人有火气不让他发出来，存在心里要憋死人的。

别的女人怎么说，他不在乎。与诃额伦在一起，他的心情舒畅。

^①长生天，古代萨满教和蒙古人特别的指称，大意为：不死的苍天，主宰万物之灵的永恒之物。

春天，诃额伦的肚子鼓了，兀孙萨满^①从她脚下的影子里看出，上天给也速该巴特^②送来了一个儿子。诃额伦就对他说，也速该我的亲丈夫，你不要为我担心，听我的，你再去娶一个女人吧，在我们的儿子降生之前。

这时，塔塔尔人来了。塔塔尔是蒙古乞颜部的世代仇人。

老察拉合唱道：

合不勒汗虽有七个儿子
都不曾委付，他把汗位给了相昆毕勒格的儿子
俺巴亥管了，俺巴亥汗为了众人的平安
要去与塔塔尔人结亲
.....

走过了捕鱼儿海子、阔连海子
中间是兀尔什温河
住在河边的塔塔尔人不知好
将俺巴亥汗拿了，送去给大金国杀了
俺巴亥捎话回来叫子孙们记着
把五个指甲磨破了
把十根指头磨秃了
也要给我报仇

从刚懂事起，一听到这几句，他就两手抽搐，疼。可是十根指头好好的，一个不缺损。这个疼在心里，是祖先留下的，一疼就想起仇人，想去抓刀，或者弓箭。那些金国人，还有替金国做猎狗的塔塔尔人，他们每过三年都来剿杀一回^③，生怕他们毡帐多起来。这一次也速该不想躲，他打算顺

① 萨满教，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，信仰万物有灵。萨满的职责为主持祭奠、占卜等。

② 巴特，也称把阿秃，即蒙古语中勇士、英雄之意。

③ 当时金国针对漠北草原各部的“减丁”政策。

着斡嫩河下去，迎到半路去截杀仇人，像刀尖横穿肋骨。愿长生天保佑他击败塔塔尔人。兀孙萨满把羊胛骨放进火中，观察它烧裂的纹路，羊胛骨吱吱地冒油，然后就出现了裂纹，一条，两条，很多条，其中有一条是横的，像刀刻出来的，把别的纹路都切断了。对了，这就是他，长生天护佑也速该巴特。于是，也速该告诉人们，为祖先报仇的时候到了。

对丈夫的决定，诃额伦不惊讶，她一只手放在鼓胀的肚皮上，另一只手握住也速该，说，上天保佑，孩子等着你回来给他起名字呢。也速该说，他的名字早有人给起好啦。诃额伦问他叫什么。他说，就是第一个死在我手的塔塔尔人。我将把他的名字取了，送给我的儿子！

天快黑了。老察拉合还唱。也速该的后背凉了。好多毡包闪出光亮，星星似的散落着。从察拉合的歌子背后能够听见传令人的马蹄声，有许多，这些人把他的号令从一个包带到另一个包，再由这个包里的人传到下一个包，越传越远。三天之后，他们都将离开自己家的毡包，聚集到他的身边来，带着各自的武器。十六岁到六十岁，所有的男人。

女人们不问什么，用不着，从刮进帐门的风中，她们闻出了仇恨的气味。她们的男人，本来就话少，现在更安静了，就那么坐着，在你面前，让你看着面生，心疼。他眼睛看着你，心早就跟随苏鲁锭^①走了。女人们都知道，上天生出这些男人，就是为了让它们去战场厮杀、报仇的，你不能把他留在家。这种时候该替他们把打仗的马刀和皮甲拿出来，擦干净，放在门口，把盛奶酒的皮囊灌满了，放在枕边。母亲为了儿子，妻子为了丈夫，女儿为了父亲。从来就是这样。

^①苏鲁锭，三岔的长枪，缚九根牦牛尾，象征最高权力，也是指挥战斗的军旗。

翁吉刺的地面上雨多、风软，男人们好脾气。每年他们都挑出最肥的牲畜送给邻近的金国人，还有最白的姑娘。翁吉刺男人舍不得他们的地面，不想与金国结仇，哪怕心里委屈，脸上绝不露出来。这些事情诃额伦十四岁上就懂了。她听她的祖母说，金人和汉人管他们叫白鞑靼，还有一种黑鞑靼在西边的地面上。黑鞑靼们不怕金国人，他们胆子大，都是合不勒汗的子孙。那个威名远扬的合不勒汗，敢揪金国皇帝胡须的合不勒汗，他的妻子就是一个翁吉刺女人。诃额伦不傻，她能从祖母的话音里听出来，祖母羡慕那位嫁给合不勒汗的女人，那个女人给合不勒汗生了七个儿子。祖母还说，和男人不一样，女人天生有两条命，一条是父母给的，另一条命就是男人给的。诃额伦在心里偷偷算过，头一回不过十几年，另一回呢，她就知道了，要是活得长，就是一辈子。她见过金人，穿镶银铠甲的那种；也见过拉骆驼的波斯人、会看书的畏兀儿人，还有汉人，这些个男人都太精明，包括自己的父亲和哥哥，他们脑筋太过灵活，心又小，什么都不舍得撒手。诃额伦对自己说，我不要这样的男人。

后来祖母做主，把她许给了一个名叫赤列都的蔑尔乞人。听说这个赤列都的哥哥名叫脱脱的，统领着鄂尔浑河边三姓的蔑尔乞部落。那天，祖母盖着三层貂皮被子也暖不过来了，有点糊涂，竟把诃额伦当成了年轻时的自己，她吐着寒气说，翁吉刺的女人生来心大，嫁就要嫁给收管天下的人，让后辈脸上有光彩。说完这话自己先脸红了，是女孩子那种羞红，从眼睛下面蔓延开去，一直到脖子下面。身穿嫁衣的诃额伦跪在祖母

身边，不知道怎么才好。最后，祖母抓着诃额伦说，孩子，你吃苦了。诃额伦没听懂，祖母就咽气了，临死嘴还张着，两颊鲜红，特别好看。

脱下了嫁衣的诃额伦成了赤列都的妻子。可是，诃额伦不相信，这个赤列都就是把她再生一回的那个人，好像什么地方弄错了，不对劲。赤列都对她百般的好，好得让她害臊，没处藏没处躲。他为她脱靴子，帮她梳头，一遍一遍叫她的名字：诃额伦诃额伦诃额伦诃额伦，像唱歌。诃额伦觉得自己在做梦，一共十天。第十一天她要跟赤列都回到鄂尔浑河边的蔑尔乞部落去。

返回蔑尔乞部落的途中，诃额伦在帐车里一路摇晃，帐车里铺着熊皮，挂着毡帘，很暖和。雪被车轮轧得吱吱嘎嘎地响，几个蔑尔乞士兵在前面引路，赤列都跟在后面，西北风打在后背上，推着他们一路往前走。路上遇到的毡帐越来越少，地面越来越开阔。她吃睡都在帐车里，尿尿的时候才出去，避开人，到山后面的雪窝里。这一天，她刚上车就听见一声唢呐，像锥子扎进耳朵。她浑身一激灵。

“是也速该！快跑！”蔑尔乞兵们喊。

可是来不及了。

唢呐从前面传来，又从左面传来，再从右面传来。驾车的马扬起蹄子，原地打转儿。诃额伦觉得忽悠一下，仿佛天地翻转了。一帮人嗷嗷叫着，根本看不清他们的长相，嗖地从眼前穿过去，带着风，嘴里的热气喷在她脸上，一眨眼不见了，一眨眼又来了。他们不伤她。故意的。她看见蔑尔乞兵都被冲散了，跑的跑了，没跑的被砍倒在雪地里：咕咚一声，咕咚又一声。只有赤列都还在马上立着，僵直着，脸上表情很奇特。那是诃额伦第一次从男人脸上见到恐惧。她冲他喊，嗨！快跑啊

赤列都，要不你就没命了！别管我了，天下女人有的是，你要是忘不了我，再娶一个也叫她诃额伦，求你啦赤列都，快跑吧赤列都！

她的话没说完，两脚已经离了地面，像根羽毛被人拈起来，放到了另一个马鞍子上。那人的手紧紧地箍着她的腰，勒得她喘不过气。她哭了，使劲扭转脖子，从泪水中看见赤列都的背影远远地消失了，剩下那辆婚车躺在雪地里，没人要了。

到了乞颜部的毡帐，女仆斯琴为她抹去眼泪，换上新的嫁衣，称她为夫人。诃额伦知道，她成了另一个人的妻子了，这个人叫也速该。这个把她掳上马背的男人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，看着你的时候不错眼珠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他面前，诃额伦忘了害臊，也这样看着他。再后来，她就把自己给了他。还能怎么样呢？她累极了，在他的怀里睡着了，像鸟归了巢。她的身体告诉她，这才是那个把她再生一回的人。从此，她再不想别的啦，她把心咽进肚子里，成了真正的也速该夫人。

有一天，也速该夫人去了斡嫩河边，捧着圆圆的肚皮晒太阳，偶然想起了赤列都，蔑尔乞人赤列都，他的脸像蒙了一团雾，看不清眉眼，名字也生疏了，半天只记起了一个消失在泪光中的背影，模模糊糊的。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哪儿，也许正和另外一个叫诃额伦的女人在一起，这个诃额伦不是她，她不认识。

3

当众多的蔑尔乞首领们发疯似的蹿上马背，抽出刀，脱脱揪住了他们的缰绳，说，你们不要急，赤列都是我的弟弟我还没急呢，我要为我的兄弟想也要为咱们蔑尔乞人想，我们要报仇，但今天不行，也速该夺了赤列都的妻子，他知道他得罪

了咱们，不会没有防备。你们别忘了，咱们自己的背后还有塔塔尔人呢。就这样，脱脱说服了众人，他说服了众人但说服不了他的亲生兄弟。他看到，从那天起，赤列都变了，两腮塌了，眼窝深陷，成了一张死脸，可怜的赤列都，他不会笑了。

脱脱听说，赤列都只想着那个名叫诃额伦的女人，天天揣着她的背心，睡觉时放在枕边，从不碰别的女人。脱脱乐了，对自己心爱的畏兀儿舞女说：

“去，让我的兄弟笑出来，笑不了就哭。反正你有办法。”

晚上，脱脱点了堆篝火，烤了只绵羊羔，自己坐在赤列都帐门外，下令不准别人靠近。

月亮缺了一块，像被狗咬了，钻进云层不肯出来。不出来就不出来吧。羊肉滋滋地冒油，很嫩，搁进嘴里就化了；酒不错，只是毡包里没一点动静。脱脱不急，他想，他要是去打乞颜部，说不定反被塔塔尔人抄了后路，没报了仇倒丢了命，那样就太不划算了，他希望塔塔尔人吃了乞颜部，剩下的骨头再由他去啃。他恨也速该，更怕塔塔尔人。感谢上天，毡包里总算有动静了。

到了后半夜，毡帐里的声音变了调，狼嗥似的，长一声，短一声，真要命。脱脱不管，他睡着了。篝火上的羊架子还剩一只前腿。

第二天中午，赤列都的帐门仍然紧闭着。脱脱跟前的篝火已经烧成了灰，灰也凉了。脱脱醒了，很不高兴：这个疯狂的畏兀儿女人，太过分了！我没把赤列都送给你，他是我脱脱的兄弟，又不是你的男人！他一脚踹开帐门，把自己吓了一跳：他心爱的畏兀儿女人被绑在哈纳^①上，光着身子，嘴里塞满了羊毛，快没气了。

①蒙古语，指木制的毡包骨架。

脱脱把她的嘴里弄干净，用酒替她搓热了身子。畏兀儿女人好不容易才醒过来，她说，你的弟弟不会笑，也不会哭，他是一把死灰。他走了。

这时脱脱才开始后悔，他原想用自己的女人抹去兄弟心里的女人，没想到把他逼走了，他的赤列都再也不回来了。脱脱抽出刀，砍下了自己的左手小指，举着，对众人说，你们都看见了，我不会忘记这个仇恨，除非这根手指重新长出来，从今天起，我的女人就叫做兀歇·阿布娜^①。

赤列都离开蔑尔乞部，去塔塔尔人的营地里做了一名马夫。没人知道他叫什么。人们喊马夫的时候他就答应，然后帮你钉马掌或者干别的，一声不吭。他白天修理马掌，到了晚上就蘸着唾沫磨他的刀。那把刀子太快了，塔塔尔兵常借去剃胡须，还取笑他，说这刀子快得能骗马了。赤列都也不言语，他当然懂：杀人的刀刃用不着太锋利，太锋利了反倒会折在骨头里，但他怎么才能不磨呢，一想起诃额伦在也速该怀里的样子，他只能磨刀，不停地磨。否则，一闭眼就是那个场面：也速该的刀尖指着，偏着头，脸在笑。他脊背发冷，手腕的力气刚够勒转马头。诃额伦对他喊叫，赤列都你快逃命去吧，要是忘不了我，再娶个女人也叫她诃额伦。当时诃额伦就是这样对他说的，他也照她说的，跑了。可他不知道，从那天起，在他的面前，所有的女人都不再是女人了，他管她们叫不叫诃额伦都没用。有什么办法呢？除非他返回头去把也速该给杀了，要么干脆一刀把自己捅死！

塔塔尔人要去攻打斡嫩河边的乞颜部了。赤列都听说。

^①蒙古语：此仇必报。

半夜，在塔塔尔人的马房里，赤列都又在试他的刀子，先叫一声诃额伦，再用刀尖在胸口上一划，血就渗出来了，热乎乎的，很舒服。

终于，塔塔尔人出动了。他们的首领叫做铁木真·兀格，粗壮高大。赤列都跟在他身后，像个谁都看不见的影子。这个铁木真·兀格，一路上饿了就吃，醉了就睡，不紧不慢的。赤列都担心，等他们赶到斡嫩河，也速该早就躲进不儿罕山里去了。一天又一天，整个队伍里，就赤列都一个人着急，可他又不是塔塔尔人。他手中的刀快得不能再快了，只能藏在刀鞘里。他晚上睡不着，白天吃得比鸟还少，一肚子仇恨在等待中发酵，变酸。他觉得自己快熬不住了。忽然，在某天早晨，他左耳听到一声尖厉的唢哨。猛地坐起身，这唢哨声太熟悉了，像劈头挨了一鞭子，令他全身汗毛直竖。

也速该来了！他跳出去喊。

蒙古兵一下子就蹿到了眼跟前，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近得能听见他们喘气，可以看见他们涨红的脸，脸上的汗。马刀扑哧扑哧砍下来。塔塔尔人被截断了，冲散了。铁木真·兀格喊叫着迎上去，他的马比别人高出一头。几个蒙古兵瞬间被他撞翻了，砍倒了。尖锐的唢哨声又响起来。顺着声音赤列都看到了那根苏鲁锭。举着长枪的人就是也速该。他吹口哨，耸肩膀，脸上带着微笑。赤列都认得这种笑：嘴角朝上翘，头有点偏斜，眼睛眯缝着，像在玩游戏。对，上回，他就是面对这种笑容撤下了诃额伦逃走的。但那是最后的一次！这次他要扑上去，一刀捅死他！

可是赤列都抽出刀子，发觉自己的手腕在抖，胳膊也抖，全身都在发抖，像风中的羊皮。怎么回事呢？还没动手，恐惧又一次穿透了他，钻进他的骨头，把他积攒了几个月的力气一

下子捅漏了，扑哧一下，漏得干干净净。他大声吼叫，努力挺起腰。都没用。他的恐惧瞒不过胯下的马，它即刻就感觉到了，惊叫，转圈，不听使唤。哐的一声闷响，铁木真·兀格连人带马直立起来，砸倒了他。就这样，铁木真·兀格死了，尸体压在他身上，不停地抽搐。铁木真·兀格的血流了他一身，灌进他的右耳，热烘烘的。赤列都都感觉到了，他没死，还活着，就是不能动，腿像一截木头，被砸断了。手能动，但刀子早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他想捅死自己也不行。泪水一下子堵住了咽喉，是委屈的泪水。这时候赤列都终于明白了：不是他怕死，而是他不配去死！死和恐惧不是一回事，如果上天没有给你死的勇气，就算你自己想死也没用，一个连死都不配的人，拿什么去报仇呢？因此，你也不配拥有诃额伦，她做了你十天的妻子，那是上天对你意外的恩宠，就是要经过你的手把她送给也速该，命里注定的，不服不行！

4

疼痛来得太快，一点预兆没有。当时诃额伦在河边晒太阳，铺着芨芨草，迷迷糊糊听见天上传来几声雁叫，正懒得睁眼，肚子突然疼起来，像要把她撕成两半。她大叫了一声，听见自己在叫也速该的名字。斯琴赶忙去找人。诃额伦在芨芨草上打滚，疼得气都喘不上来了。

斡嫩河水是清凉的

洗个澡怎么样

斡嫩河水是干净的

饮我的马怎么样

在斡嫩河边长大的